

2023年第10期新闻稿：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个矛盾



《红色》鲍里斯·米哈伊洛夫（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于1968-1975年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原子科学家公报》现已将末日时钟调到了离午夜仅90秒钟，这是1947年以来离象征人类和地球灭亡时间最近的一次。此事令人警醒，促使全球南方各国领袖大力呼吁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鼓动以及针对中国的战争挑衅。正如纳米比亚总理萨拉·库贡格瓦·阿马蒂拉所言：“我们要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决议，把全世界的资源用在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上，而不是用在购买军火、杀害民众以及制造敌

对事实上。”

为了响应末日时钟的警示和阿马蒂拉等人的主张，本期新闻稿特别刊登全新文章《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个矛盾》，该文的撰稿人有凯雷特维·奥普库（加纳社会主义运动组织召集人）、曼努埃尔·贝尔托尔迪（伟大祖国阵线/农村生产与扎根联合会）、黛博拉·韦内齐亚尔（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我本人，并汇集了一些全球资深政治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希望这篇文章能引发对话，敬请阅读、分享、讨论。



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个矛盾

目前世界历史在实质上正进入一个新阶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几年间，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帝国主义新阶段及其八个矛盾的特殊性的变化。

1. **山河日下的帝国主义与中国为首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激化了这一矛盾。500年来头一回，大西洋帝国主义列强面对一个能足以与之抗衡的非白人的经济大国。在2013年，这一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中国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超过了美国。中国的人口基数远远大于美国，在没有殖民地、没有奴役他国、没有进行军事征服的情况下，在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内达到了这一成就。中国支持和平关系，而美国则日益好战。

自二战以来，美国领导着帝国主义阵营。德国总理默克尔退休之后，随着乌克兰军事冲突的进行，美国处心积虑地让欧洲、日本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听命于己。其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弱化。对于二战的两个法西斯国家，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德国（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美国先是允许、继而要求它们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结果是欧洲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终结、欧洲经济受害而美国收获经济和政治利益。尽管大部分欧洲政治精英完全听命于美国，德国一些领域的大资本重度依赖对华贸易，

远远超过美国同类行业有关公司对华依赖程度。但是美国目前正在逼迫欧洲压缩对华往来。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目前面临着更危险、更坚固的美欧日三角战略关系。美国社会内部日益腐朽并不能掩盖其政治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近乎绝对一致。我们发现资产阶级正将其政治和军事利益置于短期经济利益之上。

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转移，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占到全球总量的65%。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已从1950年的27%下降到现在的15%。美国的GDP增长率50多年来持续下降，现在年增长率已跌至仅2%左右。美国没有新的大型市场可以拓展。西方经历着持续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的苦果。



《壁炉》 马克苏德·米尔穆哈梅多夫（塔吉克斯坦）作于2020年

2. 七国集团小型帝国主义俱乐部及其统治阶级与全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精英之间的矛盾。与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独霸世界、嚣张一时的黄金期比，这一情况有了重大改变。七国集团与全球南方的权力精英的联盟内的嫌隙日益增多。印度顶级富豪安巴尼、阿达尼都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和煤炭。莫迪领导的极右翼政府代表印度的垄断资产阶级，因此印度外交部如今偶尔也发表声明，反对美

国在金融、制裁等方面的霸权行为。西方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能力永远满足印度、沙特、土耳其等国权力精英的需求。但是，不同于社会主义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尚未激化为诸多矛盾的焦点。

3. 全球南方广大城乡工人阶级和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统称为大众阶级）与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正逐渐尖锐。西方在全球南方所有阶级中拥有巨大的软实力优势。然而，几十年来第一次，非洲青年站出来支持西非地区马里、布基纳法索等国驱逐法国部队。哥伦比亚的大众阶级第一次选出了一个拒绝让国家沦为美国军事、情报势力附属哨所的新政府。工人阶级妇女站在许多重要的工人阶级斗争和社会斗争的前线。年轻人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环境犯罪行为。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人正将他们争取和平、发展、公正的斗争认同为公开的反帝斗争。他们能够看清美国“人权”思想的谎言、西方能源和采矿公司对环境的破坏、美国发起的混合战争与制裁之残暴性。



《幸存者》扎亚赛克汗·桑布（蒙古）作于2013年

4. 发达的寻租性金融资本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大众阶级乃至部分资本的需要（组织工业、可持续农业、就业、发展等必要社会投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来源是：利润率下降、资本难以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率提高足够水平，以满足保持竞争力所需的扩大投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南方国家（只有少数例外、特别是在亚洲），都存在投资危机。新型的企业涌现出来，诸如桥水等对冲基金公司、贝莱德等私募基金公司。2022年“私人市场”控制了9.8万亿美元资产。作为一种虚构和投机的资本形式，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价值如今达到18.3万亿美元，名义价值竟达63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实际GDP总量的5倍多。

新的基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垄断阶级出现，如谷歌、脸书/Meta、亚马逊（全为美国控制）等，吸引着垄断租金。美国数字垄断企业在美国情报部门的直接指导下，掌握了全世界除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之外的信息体系，成为20年来美国软实力爆发式扩张的基础。“死亡贩子”军事工业复合体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

投机性垄断寻租者加紧资本积累期间，资本对于社会所需投资的“罢工”加剧。新自由主义下的南非、巴西发生剧烈的去工业化。连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都忽视本国的电网、桥梁、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全球精英策划了一场税收罢工，做法是：为资本家个人及其企业大幅减低税率或减少税额、提供合法避税港，以增加其剩余价值比例。

资本偷逃税、公共部门大量私有化，损害了数十亿人获得教育、卫生、交通等公共产品的机会，帮助西方资本利用南方国家面临的“人为”债务危机进行操控并获得高额利息收入。其登峰造极的体现是索罗斯之类的对冲基金暴发户进行投机，毁了一些国家的整个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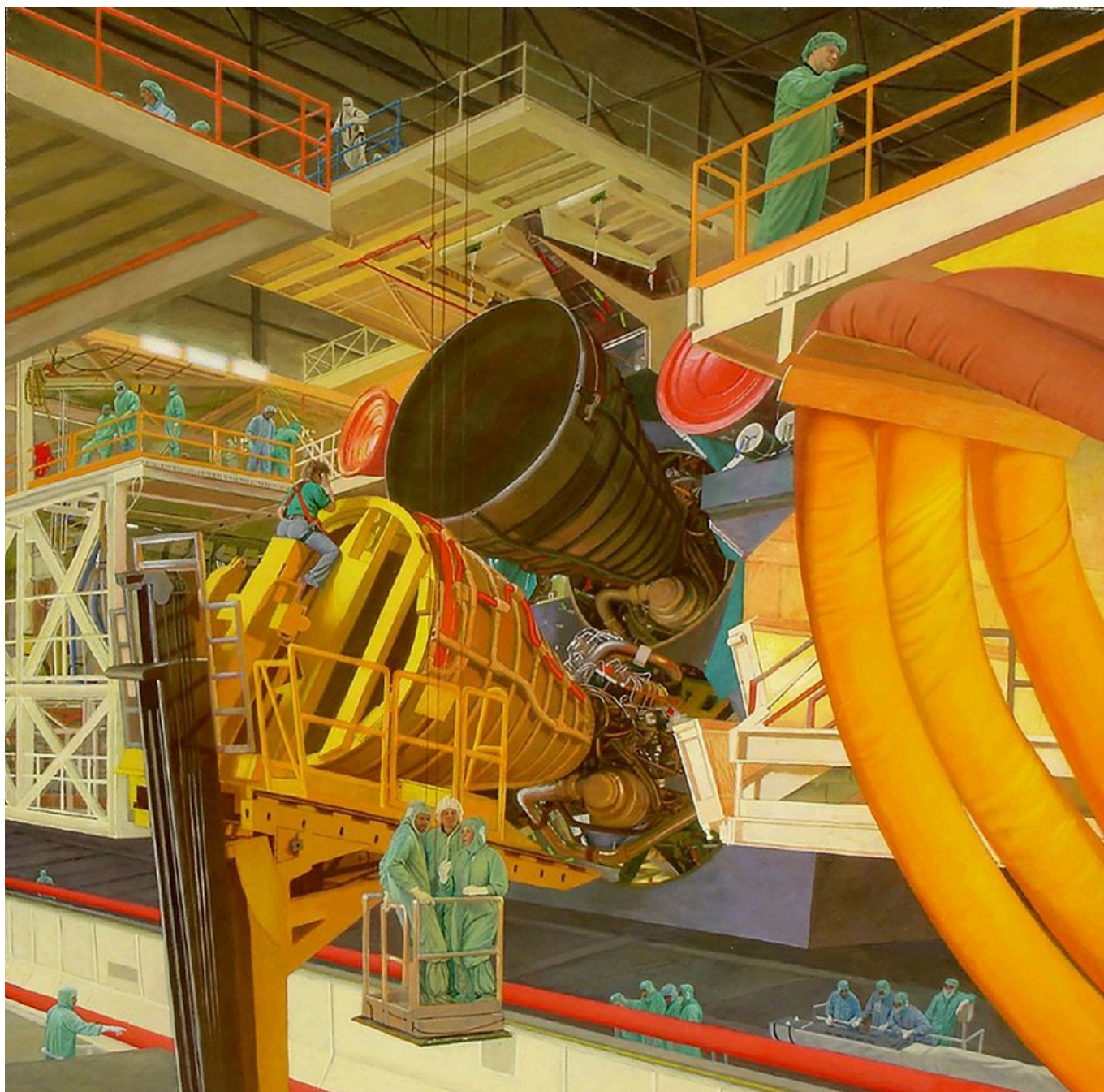
工人阶级受到严重冲击，工作日益不稳定，严重的长期失业毁掉了全世界许多年轻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多余。社会不公平、苦难、绝望处处可见。



《巴彭德》奥乌苏-安科马（加纳）作于1993年

5. **全球南方大众阶级与其国内政治、经济权力精英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因国家和地区而大有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国家，人民内部矛盾以和平方式和不同的方法解决。但是，在一些南方国家，资产阶级精英已完全与西方资本同流合污，财富由极少一部分人掌握。贫苦人民的苦难普遍存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无法符合人民的利益。鉴于新殖民主义的历史和西方的软实力，大多数全球南方的大国中产阶级具有普遍的亲西方共识。本土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阶级主导权被用于阻碍占人口大多数的大众阶级获得权力和影响力。

6. **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与坚决维护主权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后者主要有四类：社会主义国家、进步国家、其他反对美国控制的国家，以及作为特例的俄罗斯。美国使这种矛盾成为一种对抗性矛盾，其手法是通过混合战争：暗杀、入侵、北约主导的军事侵略、制裁、法律战、贸易战以及如今用彻头彻尾的谎言开展的无休止宣传战。俄罗斯属于特殊情况，在它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时，超过2500万人死于欧洲法西斯侵略者之手。当前俄罗斯正再次成为北约的消灭目标。它还存在一些往昔社会主义的因素，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美国的目标是完成其1992年未尽的事业：至少永久性摧毁俄罗斯的核武能力，在莫斯科扶持傀儡政权，而实现分裂俄罗斯的长远之计，将其替换为若干个被永久削弱的西方附属小国。



《科技》塔伊西娅·科罗特科娃（俄罗斯）作于2007年

7. 北方国家被忽略的数百万贫困工人阶级与统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些工人表现出反抗其经济、社会条件的迹象。然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打出白人至上主义牌，阻止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广泛联合。当下，工人并不总是能避免受到种族主义战争宣传的蛊惑。30年来，参加反帝国主义公共活动的人数已大为减少。

8. 西方资本主义与地球和人类生存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走上了一条无力回天之路，它要毁灭地球和人类生存、导致核毁灭危险、阻止人类集体拯救地球空气、水源、土地、制止美国核军事疯

狂的行动。资本主义拒绝规划与和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能帮助世界建立、拓展“和平区”，致力于与自然和谐共生。



《拉各斯捉迷藏》维克托·埃希哈梅诺尔（尼日利亚）作于2014年

从这些政治格局的变化中，我们发现一个反抗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的非正式阵线正开始兴起。这一阵线由下列因素客观汇合而成：

- 认为这一暴力体系是全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的民意
- 对更公平、和平、平等世界的渴望
- 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权和政治力量捍卫主权的斗争
- 其他南方国家减少对此体系依赖的愿望

反对美国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的主要力量是全世界人民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政权。但要为容纳那些希望减少对帝国主义体系依赖的政府留有空间。

世界目前正处于一个数十年新时期的开始，在此期间，我们将见证美国全球帝国的终结。由于多重内部矛盾的压力、历史上的不公正现象、经济上不可行性，新自由主义体系正在瓦解。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世界将陷入更大的混乱。我们的运动使得我们重燃了改变社会苦难的希望。



《阿布拉卡达布拉》诺玛·贝苏埃（阿根廷）作于1947年。

希望本文《帝国主义“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八个矛盾》能促进辩论和讨论，帮助我们对遏制理性思考的毒害性社会思想进行更广泛的斗争。

热忱的,

Vijay